

生活走笔

我心中的煤海小镇

张永智

有人曾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而我，是因为这里的煤，邂逅了这座小镇，便在这里工作生活了30年。而这座小镇的大街小巷，也同样期待着与我邂逅。

在我上班期间的闲暇之余，我会流连于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的大街小巷，用脚步丈量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当我走走停停，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鲜花的簇拥下，放空心情，放空一切。乌兰木伦镇里似乎只有我一个人，我也静静地感受着这个小镇的呼吸与心跳，当你的心跳与它融为一体时，这是多么的惬意与洒脱。

“暖暖的午后，我来到梦中的乌兰木伦，谁也带不走那张古老的面孔。看那绿色矿山荡漾在水上，看那晚霞吻着上湾的夕阳”。有一次，我在修葺一新的马路上散步，突然听到路人在吟唱这几句歌词。不记得曲调，不知是谁吟唱，但那词如画般的意境，却让我想起了曾经在这里工作生活的情景，想起了崛起于陕北蒙南的煤海小镇——乌兰木伦。

30年前的小镇，没有一条街道，只有看不到尽头的沙土小路。后来用沥青铺就的街面，不足3米宽，沿路有那三间店铺，还有代表小镇最具文化经济性的邮局、信用社、农贸市场。房子都是砖木结构小院，对不熟悉小镇的外人来说，总有一种“庭院深深几许”的神秘感。

小镇的右侧是一条弯弯的小河，河的两岸是那倒垂的杨柳，河边的村子叫艾力古湾。那弯弯的小河由西向东从镇边流过。河的上游有一个小水池，水面不到1000平方米，当地人叫它鸳鸯湖，这个小湖也为乌兰木伦平添了一份景致。

乌兰木伦镇和众多地处山区的小镇一样有着相同的格局，也都是处在丘陵的怀抱之中。它没有沈从文笔下湘西吊脚楼组成的小镇那样淳朴奇险，也没有苏州小镇那具有文化意味的精巧雅致，乌兰木伦镇其实是神东煤田开发而建的。但是对于我来说，乌兰木伦镇却是刻在我生命里的，总在每一个难忘的时光如昨日重现：一阵的记忆远望，心灵所触的就是那些细雨如丝的仿若梦境的时光，那小巷、那杨柳、那土屋、那游青路。

我最喜欢的是小镇的农贸市场，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山那边升起，小镇最忙碌的时候也开始了，周边的村民们从家里挑来各色的新鲜蔬菜，在农贸市场的两旁排开。且总有一些为了生计而奔波的南来北往的行人，在小镇逗留，给小镇带来陌生而新鲜的面孔，这时的街面总显得拥挤而繁华。小镇早市买卖的时间很短，城里人称为“露水市”，当所有镇机关都到了上班时刻，小镇集市的人群也慢慢地散去，只有那街面固定的店铺开着，悠悠地等着顾客，这时街巷总有一些老人和闲人在街檐下打牌下棋，而爱聊天的女人们，则喜欢捧着瓜子，闲闲地在一起，有着说不尽的陈年旧事，道不完的新闻新闻，聊到情深处，常忘了回家做饭。温暖、恬静、慵懒、舒缓，这就是小镇居民的生活方式。

由自主地就有一种回归于自然的感觉。正如朱自清先生曾经说的那样，我爱热闹，也喜欢宁静；我爱阳光，也喜欢月光；我喜欢工业化带来的方便与快捷，我也喜欢把自己融入大自然，喜欢花儿鸟儿和虫子，喜欢猫喜欢狗喜欢马牛羊和骆驼。每当我站在乌兰木伦河的岸边，看着脚下的流水在月光里波光粼粼，不由自主的心情就变得心旷神怡，刹那间就忘了人生的烦恼、生活的烦恼和各种各样的压力。心仿佛随着这河水轻轻荡漾，忽然就想起那首草原歌曲来，美丽的夜色多宁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歌声……

回顾乌兰木伦小镇，这里曾经是一片不毛之地，这里曾经属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这里曾经没有道路，这里也曾经风雨凄凄。不要说远古历史的风云变幻，只是将记忆回放到三十年前，这里是什么样子？三十年前，这里只有十几户人家，过着十分艰苦贫穷的生活。虽然世代都踏踏实实不懈努力，却依然改变不了“风吹石头跑，地多收成少”的贫穷的阴影。也就是三十年前，这里的有识之士经过多年的精心策划，在政策支持下，决定成立神东煤炭集团才彻底改变了这里的命运。

从此，乌兰木伦这个本来默默无闻的小镇，一夜之间成了一座冉冉升起光彩照人的辉煌巨星，这里是草原煤海的号角，这里是高原煤海的心脏，这里是煤海之都的旗帜，这里汇聚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煤炭行业的精英。

两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喜欢独自站在乌兰木伦山顶公园张开双臂，俯瞰整个乌兰木伦，用心感受这座小镇的改变；乌兰木伦河水在橡胶坝里显得那么宁静。在月光下泛起的层层涟漪和着那律动的小镇音乐，我的心早已被这里的活力与激情打动了，那是心动的感觉，那是律动的青春；神东煤炭集团开发建设的显赫成就矗立在岸边，它讲述着一代代神东人的辉煌过往，我也和来客一样，回望着这里的每一位矿工，他们的事迹永远震撼着我的内心。

我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而乌兰木伦却给我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在这里，我可以用文字书写着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也陪着这个小镇一起焕发青春。在乌兰木伦，我遇到了许许多多有趣的灵魂，我们谈天说地，博古论今，用思维碰撞出火花，用友谊谱写着不同的青春年华。



霜叶红于二月花 杨春梅摄

暖情诗韵

梦想的宽度(组诗)

赵四

历史

马缰让你不偏离方向
马刺使你全速前进
卓越的驭手啊，在广阔的奔驰中
被缚于马背上的人生
白驹过隙，只有风和汗水的加持
再无英雄传奇，再无万物变形

意识形态

当精神之先光照你眼中的豹子
它漫射的星光之皮
许你另一世界的天空有异
当你操作、左右那只被祝圣过的小鸟
被投入水中的天助之造
一声惊呼，现出你的自助之手

心肝

曾经人相信血围绕肝流动
心中的秘密隐藏在肝里
思念啊，直哭得肝肠寸断
真诚的心始终肝胆相照
勇气，必定储存在大胆中

秘密的面目

秘密是口深井
层层加码的幽黑水面上
映出求之不得的窥视者
狐疑满腹的脸

专需

细节是把杀手脚
把手握在完美手中
当一句话语成为一根尖刺
心灵的四壁纷纷钢针落地

天敌

猫眼如炬，绿光幽幽
靠的是牛磺酸
它们在老鼠和鱼的体内
猫伸爪抓它们抓取镜片

背后

那幼童盯着万花筒
无意识地伸出小手，想抓住
玩具背后的那个变化之神

巫术

天上有多少颗星
黑夜就有多少暗道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至暗时刻
它们一一袒露

分解

一头腐烂的野兽
是速度和力量的囚室
以微生物为看守
它们负责监守自盗的腐败

一指禅

当你在电脑上以拼音模式敲祭司们
出来的是机器们，手指一抖
路标指向——代际差异

整一

用钢筋水泥构筑你的假设
用道貌岸然像上帝之城
废墟上的文明以幻肢矗立
乌有的埃里汪什么也不缺

珍贵的失败

当苯胺紫被失败的医药实验意外拽出了螺壳
紫色告别了它堪比贵金属的往生
裁缝们拎着紫袍
采着汹汹化工技术革命
由合成染料工业加冕金灿灿王冠

陌生人社会

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里
熟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物种
濒危物种，他们
仍活在石器时代的大村庄里
(社会考古学家指出)

祛魅

千将炼剑莫邪投炉
要人命的传奇是阐释学的伎俩
时代之交，概念偷换
铸铜变成冶铁，黑铁时代啊
从此宝剑削铁如泥

洛阳铲

对大地土层非理性的热爱
它们比老鼠更甚
考古学家之痛恨火葬
堪比古今盗墓贼

传承

古代战场上的克罗地亚勇士
脖子上系着小围巾呐喊冲杀
如今，办公室里，男人们
打着领带，职场上勤力拼争

永生

“经过我的坟墓时念及我的名号
我即予你丰厚回报”，一众法老
唯不幸被历史除名的图坦卡蒙
三千年后，每天被数百万人念及

巴比伦印象

在所有的城墙上种花
半空中便浮起了一座花之城
偌大的空中花园
历史忘记它的眼镜放在了哪块砖旁

华盛顿印象

方尖碑竖起巨大的日晷指针
把整座城市变成钟面
照耀的车流，狂奔的时间
世间还剩下多少人逆穿至处，季候走时地

梦想的宽度

当人类掷出第一支长矛
距离就不再只是桎梏
也是梦想的宽度
没有一支克洛维斯石矛能横飞拉普拉塔河
但它和越飞越远的航天器
探索的仍是同一宽度

新时代的预兆

一本书过火，一本记录了太阳光谱的心血之作
在完工科学家放松的间隙，被阳光
聚焦桌上水杯的奇迹点燃，备受折磨的科学家
拒绝接受太阳亲手拒绝自身的物质秘密就此揭发
打量了一眼耀眼的预兆，他放下水杯从从容来

地球中心

星轨，并非恒星的运动轨迹
它证实地球，做着整圆运动
小圆，星星画师倚着南北两极
大圆，它在赤道上空观望

记忆深处的供销社

王向军

看近时有没有稀罕的货物。于我而言，留下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混糖饼干。记得上小学时，一个混糖饼干一毛八分加二两粮票。顺着饼干边轻轻地咬一口，浸入口中那为数不多的集香、甜、软于一体的红褐色饼渣，味道就会瞬间从口中融进，然后通过各个器官、神经漫向全身，味觉、嗅觉、触觉各样感觉刺激着身体的每一根神经，有着难以言说的享受。直到现在，向往着再能回味一口那个味道。现在想想，那个口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味道。

供销社一般靠近村委、学校，所以，学生是这里的常客，课余时间都会去转转，有个毛票、钢镚就紧攥手中直捏出汗，低头盘点一遍柜台里的货物后下定决心，买个红蓝铅笔、转笔刀、各种形状的橡皮和印有乘法口诀的文具盒这些学习用品，或者买回一张大白光连纸，然后回家折叠后裁成32开用线缝成作业本。有时也会买一块水果糖，然后和好朋友们一咬几瓣带着口水互相分享，嘬完嘴后赶紧欢天喜地跑回上课。

难得的周末和寒暑假，我们也要想着法子去供销社，总会不顾天寒地冻风吹雨打，瘦弱胳膊上挎着筐子里收集好的废骨、烂铁、破麻绳、猪毛等物品，或者偷偷揣走从柳丛下拾起的尚有温度的鸡蛋，翻沙过水地奔向供销社。精打细算地将辛苦的劳动所得大方花掉，看看买货的人们，听听大家的谈吐、闻闻这里的味道，那样的感觉是快乐的。

供销社夏收羊毛，秋收葵花。这里总是人影攒动、车水马龙，人们指着这些东西能有个好价钱。那些年，欠钱后总是答应还钱时间是在“羊毛市”“葵花市”，这两项是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马车驴车自行车，堆山积垛都是货。院里熙熙攘攘，工作人员也各自忙碌着，有验货核价的、开票记账的、装包缝口的，人们说着笑着谈论着，空气里弥漫的都是欢乐。拿到钱的老乡自然也会大气地消费一把，几个好友围圈坐于空地，提留几扎啤酒就喝了起来，啤酒瓶打开有气泡冒

了出来，赶紧堵嘴去喝，生怕涌出瓶外造成浪费。我也是在那时候尝试着喝过这好似尿味的饮料，竟然喝得肚胀眼花。手头有钱还要置办些家里紧缺的东西，给大人孩子改善改善生活，特别在那个绒毛大战的年代，这些牧民的幸福日子特让人羡慕，每次满满的收获后，总能看到他们要逍遥几天。

冬天的供销社更有独到的风景，这里就是经济文化中心及所有信息集散地。屋里那两架大火炉烧得通红，旁边坐着站着许多人，炉旁的人不时摸摸裤腿看会不会烤皱烫焦，然后起来走动走动降下温度。这些人谈论着张家婆姨李家汉的乡野话题，也有出门归来过世面的人给老乡讲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见闻，听得众人感叹不已。临近年尾，货物齐全，在供销社里提前能感受到年的氛围，花红柳绿般地装扮起整个商店。柜台里外都是满满当当的年货，总有未曾见过的商品会不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引起大家各种猜测和谈论。平时少见的红枣、奶糖、提浆饼、柿饼子，也都进了人们的视野，就连房顶上也挂满了色泽亮丽的年画，画面自然亲切，内容包罗万象，印象里有记载伟人领袖的、有连载演义小说的、还有生活中积极向上的和憧憬美好未来的，看着就让人感觉阳光很明媚、生活真美好、大家很幸福！过年时人们将精选的年画用图钉整齐地钉在扫刷后的墙上，瞬时感觉房子漂亮宽敞了许多，走亲串户的，也要先来端详评论好一阵后方才坐下拉开正话。

追忆昔时事，再思父之恩。从构思到写下了这些文字，心中感慨时间的飞逝，回忆着那贫困年代供销社给我的记忆和父亲忠厚为人的点滴。《渴望》主题歌里有一句：“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人们说着笑着谈论着，空气里弥漫的是有多美好，而是那个时代，我们很童真、人们很热情、生活很真诚，直到现在，仍然会被那些过往激荡起心灵深处的丝丝涟漪。

时光掠影

国庆节回老家，在乌审旗乌兰巴台逗留了几个小时后，走走串串寻找着过去的记忆。乌兰巴台，原来叫乌兰巴台公社，后来改为乌兰巴台乡，再后来并入图克镇，她的行政名称随即变为乌兰巴台村。如今，斑驳的供销社大门两边的副食门市和百货门市仍静静地站立，那儿老人们“露宿依然像在诉说着当年的辉煌，只是再无门庭若市的情景；大院中的职工宿舍和库房苟延残喘，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倒塌……曾经的向往之地现在变成这样！感慨之余，拍几张照片发朋友圈，后边跟来许多留言，应该是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有人随即大发感慨，追忆起了供销社。

追忆供销社，我总会想起父亲，想起他在供销社工作的情景，那些印象总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乌兰巴台公社有四个生产大队，父亲曾在三个大队的供销社工作过。父亲工作时间最长的是阿拉布供销社，就在我所在的村子，后来，父亲调到了葫芦素供销社，那里是公社最远且较富有的大队，交通很发达，连接盟旗的府深线穿村而过，是当时全公社唯一通班车的地方，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班车。五年级放寒假时，我随父亲在那里待过几天，每天一早，我就忍受着车冻跑在路边等着看路过的班车。车窗里映出一个个正襟危坐的旅客，很像当年画匠画在镜框里的图片。班车疾驰而过，留下了一股浓浓的柴油气，我便使劲呼吸着特殊且耐闻的味道，向往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坐一回班车。直到上高中后，我终于实现了这个宏伟的愿望。我参加工作后，在这里下过乡，总要看那些留着记忆和温度的房屋。

在计划经济时期，供销社是起着物资调配的职能，针头线脑、犁耩耙锄、衣布鞋袜等基本生活物资，都可以在这里解决。“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八个字，总是出现在供销社的显眼处，那里总是人们心牵的地儿，即使囊内羞涩也愿意去那转转，闻闻食品、点灯煤油及酱醋盐等各种物质混合的味道，再看

西江月·重阳节感怀外一首

秦秀莲

金菊迎风绽放，
桂香绕院飘香。
又逢九九意难休，
遥念亲邻知否？
佳节登高怀远，
故园望断凝眸。
儿时姐妹梦中留，
唯愿安康长寿。

西江月·秋菊

霜染三分瘦影，
露凝一点寒香。
晚来独自斗秋光，
风韵天然潇潇。
金粉妆成谁比，
风流占尽春光。
玉肌冰骨更生凉，
疑是嫦娥初样。

金粟初开晓更清

何金葵摄

